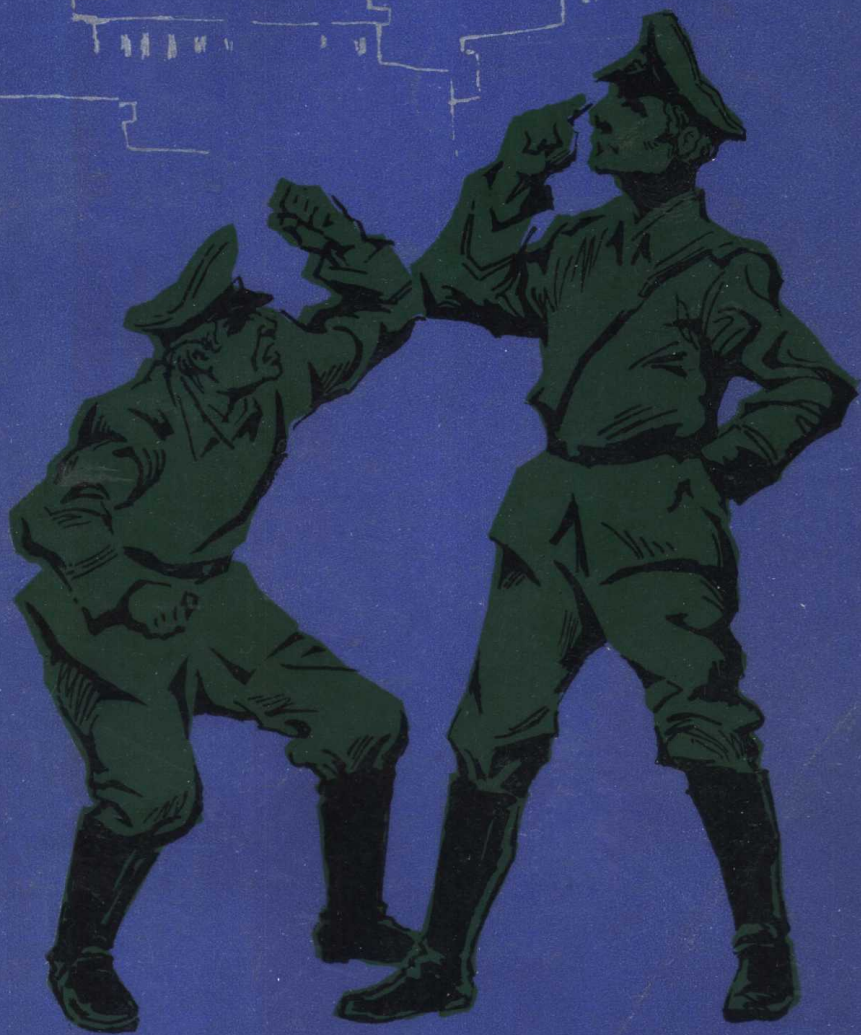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代外国文学

# 城市与狗

巴尔加斯·略萨 著



城市与狗

# 城市与狗

陈冠中小说



陈冠中

陈冠中

陈冠中

陈冠中

陈冠中

陈冠中

陈冠中

陈冠中

陈冠中

陈冠中

陈冠中

陈冠中

陈冠中

陈冠中

# 城市与狗

[秘鲁] 马里奥·巴尔加斯·略萨 著

赵绍天 译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Mario Vargas Llosa  
La Ciudad y los Perros

---

Editorial Seix Barral, S.A.,  
Barcelona, 1962

责任编辑：王寿彭  
封面设计：徐中益

**城市与狗**

---

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冶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263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 印张15 插页2

1981年11月北京第1版

198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65,000

---

书号10208·74.

定价1.10元

# 第 一 部



## 第 一 章

“四!”“美洲豹”说道。

在摇曳不定的灯光下，几个人的脸色都缓和下来。一盏电灯，灯泡上较为干净部分洒下光芒，照射着这个房间。除去波菲里奥·卡瓦之外，对其他的人来说，危险已经过去。两个骰子已经停住不动，上面露出“三”和“么”。雪白的骰子和肮脏的地面形成鲜明的对照。

“四!”“美洲豹”又重复了一遍，“是谁?”

“是我。”卡瓦低声说，“我说的是‘四’。”

“那就行动吧!”“美洲豹”下令道，“要记住，是左边第二块。”

卡瓦觉得浑身发冷。洗脸间在寝室的旁边，中间由一扇薄薄的木门隔开，那里没有窗户。前几年，冬天的冷风只能从玻璃破碎的铁窗钻进士官生的宿舍。但如今寒风凛冽，学校里几乎没有一个角落能够躲开冬风；到夜晚，甚至会一直吹到洗脸间里，把日间积下的臭气扫个净光，温暖的空气也随之被吹散。不过，卡瓦出生在山区，是在那里长大的，冬天的气候他早就习以为常。现在，使他发抖的却是恐惧。

“结束了吗？我要回去睡觉啦？”博阿说道。他是一个身材高大、嗓门洪亮的家伙，隆起的大脑袋上长着一窝油腻腻的头发，面孔却很小，由于缺乏睡眠而两眼深陷。他张着嘴巴，突起的下唇上挂着一丝烟草。“美洲豹”已经转过身来望着他。

“我一点钟站岗。”博阿说，“我打算睡一会儿。”

“你们都走吧。”“美洲豹”说，“我五点钟叫醒你们。”

博阿和鲁罗斯向外走去，经过门槛时，有一个绊了一下，传来一声咒骂。

“你一回来，就叫醒我。”“美洲豹”命令说。“不要耽搁很长时间。马上要十二点了。”

“好吧。”卡瓦答应道。他的面孔经常是一副深不可测的样子，现在则露出倦容。“我去穿衣服。”

他们走出洗脸间。寝室里漆黑一团，但是卡瓦不必细看，就可以凭着两排床柱识别方向；他非常熟悉这个又长又高的房间。这时，房里一片寂静，只是间或响起阵阵的鼾声和梦呓。卡瓦走到自己的床边，那是进门右手一米远第二个床位的下铺。他悄悄地从衣橱里摸出裤子、卡叽衬衫和短统靴。这时，他感觉到了巴亚诺充满烟草味的呼吸吹过耳旁。这个黑人睡在上铺。卡瓦在黑暗中看到了他的两排雪白的大牙，使他想起一种啮齿动物。他毫无声息地慢慢脱下法兰绒睡衣，换了军服，套上呢子外衣，随后就踮起脚尖——因为穿着靴子走起来咯吱作响——慢慢踩着地板，向“美洲豹”那张床走去。“美洲豹”睡在房间的另一端，隔



壁便是洗脸间。

“‘美洲豹’。”

“哎，拿着！”

卡瓦伸出手去，触到两件冷冰冰的东西，其中一件很粗糙。他把电筒拿在手里，那把钢锉则放进军服口袋。

“谁在站岗？”卡瓦问道。

“我和诗人。”

“你？”

“‘奴隶’在替我站。”

“别的班谁是哨兵？”

“你害怕啦？”

卡瓦没有回答，踮起脚尖向门口滑去。他小心翼翼地推开一扇门，可是门轴仍然吱吱地响起来。

“有小偷！”黑暗中有人喊道，“站岗的，打死他！”

卡瓦没有听出那是谁的声音。他望望外面：院子里空荡荡的，检阅场上的那排电灯发出昏黄的光线。检阅场位于宿舍与一片草地之间。浓雾把五年级士官生居住的三座水泥建筑物的轮廓弄得模糊不清，甚至面目全非。卡瓦来到屋外，身贴着宿舍的墙壁，镇定了一下，什么也不考虑。现在，他谁也不能指望，“美洲豹”也置身事外了。卡瓦羡慕那些正在梦乡里的士官生，羡慕那些尉官，羡慕体育场对面大棚子下面的那些麻木不仁的士兵。他预感到如果再不行动，恐惧就会使他无法前进。他估计了一下距离，必须穿过院子和检阅场；然后在草地的黑暗掩护下，绕过食堂、办公

楼、军官宿舍，再穿过一座水泥铺地的小庭院，便到了教学楼。那时大概就没有危险了，因为巡逻队不到那里去。以后便是回来的路了。他心情慌乱，试图不靠毅力和设想，就象一架盲目的机器那样去执行计划。平时，他整天都是按规定的作息制度随波逐流，几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行动，仿佛是任人推着去做的。现在则大不相同了，他已经晓得今晚事情的含义，感到大脑意外的清醒。

他贴着墙壁开始向前走。他并没有直接穿过院子，而是沿着五年级宿舍的弧形墙壁迂回过去。走到尽头，他惴惴不安地望了一下：检阅场仿佛无尽无休，异常神秘，距离相等的一排电灯标志着它的范围，灯光周围裹着一团团的浓雾。灯光之外，在重重的黑影里，便是绿草如茵的开阔草地。天气不冷的时候，哨兵们常常躺在那里，或者睡觉，或者聊天。他确信今天晚上会有一场赌博，把他们吸引到某个洗脸间里去。借助左边建筑物的阴影，他快步走着，竭力避开明亮的地段。学校前面，悬崖脚下伸展着的大海，海涛拍岸与浪花飞溅的响声，盖住了靴子的声音。经过军官宿舍楼的时候，他打了一个冷战，急忙加快了步伐，迅速穿过检阅场，一头钻进草地的黑影里。附近一个意料不到的动作使他退了一步，仿佛有个拳头把他打了一下；刹那间，恐惧开始占了上风。他犹豫了一会：一米之外，一只驼羊的眼睛好象萤火虫似地在闪闪发光，温顺而胆怯地望着他。“滚开！”他恼怒地吼道。那畜生冷漠地站着不动。“这该死的东西从来不睡觉。”卡瓦想，“也不吃东西，为什么不会死

掉？”他又朝前走着。两年半以前，为了继续读书，他来到利马。刚一到这里，就惊讶地看到这只山区特有的动物在莱昂西奥·普拉多军事学校由于潮湿而剥落的一道道灰墙中间毫不畏惧地漫步。是谁把这只驼羊带到学校里来的？是从安第斯山哪个地方来的？士官生们常常拿它当做投掷石块的靶子来打赌。它被石头打中时，毫不惊慌，而是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，慢吞吞地躲开扔石块的人们。卡瓦心里想：“它很象印第安人。”一踏上教学楼的台阶，他就不再担心靴子的声音，因为那里除去板凳、书桌、风声和黑影外，再也没有任何人。他大踏步地走过楼道，最后停下来。电筒里快要熄灭的灯光，帮助他找到了那扇窗户。“美洲豹”说过，“左边第二块”。果然，那块玻璃是松动的。他用钢锉把玻璃四边的油灰挖掉，用另一只手收集起来。他发现那只是湿漉漉的。接着，他小心谨慎地把玻璃取下来，轻轻放在地上。随后，他伸手进去，顺着窗框摸到了插销。轻轻一推，窗户开了。卡瓦钻进房间之后，用手电向四面八方照了一下，房间里有张桌子，上面放着油印机，旁边有三叠纸，上面写着：“五年级化学双月试卷。考试时间：四十分钟。”考卷是这天下午印好的，墨迹还未干。他连忙把题目抄到一个本子上，丝毫没懂得上面写的是什么。他抄罢考题，熄掉手电，回到窗口，爬上窗台，纵身跳下。只听得“哗啦”一声，地上那块玻璃被他踩得粉碎。“他妈的！”他暗暗骂了一声，立刻慌忙蹲下身来。但是，耳边并未传来长官们连珠炮似的吼声，也没有那预料中的野蛮咆哮。他听到的只是

自己由于害怕而引起的急促呼吸。他又等待了几秒钟。接着，他忘记用电筒照，便动手收拾散落在砖地上的碎玻璃，装进制服口袋。然后他不加戒备地向宿舍走去。他只想快点回到屋里，爬到床上，闭上眼睛。经过草地扔掉碎玻璃的时候，他把手划破了。走到宿舍门口，他停下脚步，感到浑身疲惫无力。这时，一个黑影出来接他。

“到手啦？”“美洲豹”问他。

“嗯。”

“到洗脸间去。”

“美洲豹”走在前头，他用两手推开洗脸间的门，走了进去。在室内昏黄的灯光下，卡瓦发现“美洲豹”赤裸着双脚。那脚丫很大，呈乳白色，趾甲既长又脏，散发着臭气。

“我打碎了一块玻璃。”卡瓦低声说。

“美洲豹”的双手象两颗白色的流星朝他扑来，揪住了他制服翻领，那军装被弄得皱成一团。卡瓦虽然不住地被摇晃，在“美洲豹”充满怒火的逼视下，却并不低头。

“山沟里来的笨蛋。”“美洲豹”咬牙切齿地说。“你真是山里人。咱们的事万一被发现，我发誓要……”

他紧紧揪住卡瓦的领子不放。后者把手放在“美洲豹”手上，企图掰开它们，但并未十分用力。

“放下手！”“美洲豹”命令说。卡瓦觉得脸上喷来一阵细雨。“山沟里的！”

卡瓦把双手放了下来。

“院子里没有人，”他嘟哝道，“谁也没有发现我。”

“美洲豹”把卡瓦松开了，觉得右手背上有些刺疼。

“‘美洲豹’，我不是坏事的人。”卡瓦低声说，“假如咱们被发现了，我一个人承担，你不必担心。”

“美洲豹”上上下下打量着他，接着放声笑起来。

“山沟里的胆小鬼，”他说，“瞧你吓得尿了一裤子。”

他已经忘记了新马格达雷纳区里萨拉贝利大街上那所房子。从他首次来到利马的那个夜晚起，便住在那里。那一天，他坐在汽车里旅行了十八个小时。废墟上的村落，荒漠的原野，狭窄的谷地，时而隐现的大海，一片片的棉田，然后又又是村落、荒原、谷地……一一地从他眼前闪过。他的脸一直紧贴着小玻璃窗，全身被亢奋状态弄得十分紧张：“我就要看到利马了。”母亲不时地把他搂在怀里，低声啜泣：“里奇，小里卡多。”他暗暗纳闷：“她干嘛要哭呀？”其他乘客有的在打盹，有的在看书，司机则快乐地、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哼着同一支老调。里卡多从早晨开始，经过整个下午，一直坚持到夜幕降临，视线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地平线。他期待着利马城的灯火会象火炬游行似地突然出现在眼前。困倦逐渐使他的四肢失去感觉，视听也变得迟钝起来。朦胧中，他咬紧牙关，反复叮咛自己：“千万别入睡。”突然间，有人温柔地在推他。“里奇，醒一醒，咱们就要到家了。”这时，他正坐在母亲怀里，脑袋倚着她的肩头，因为他觉得冷。两片熟悉的嘴唇吻在他的嘴上。他有这样的幻觉：在梦中，他好象变成了一只小猫。汽车这时缓缓地行驶着。模

糊不清的建筑、灯光、树木，一条比契克拉约城里主要街道还长的大街，一一从他眼前闪过。过了不久，他才发觉别的乘客早已下了车。司机的哼唱已经不大起劲。他暗自在想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再次感到三天前的那种烦躁，当时母亲为了不让阿德利娜姨妈听到他们的谈话，把他拉到无人的地方说：“你爸爸没有死，那是胡说。他刚刚从很远的地方旅行回来，正在利马等着咱们呢。”“我们到了。”母亲这时说了一声。“如果我没有弄错，是去萨拉贝利大街吧？”司机拉着长腔问道。“是的，三十八号。”母亲回答说。他闭上眼睛，装成入睡的样子。母亲再次吻吻他。“她干嘛亲我的嘴？”里卡多想着，一面用右手紧紧抓住座位。车子拐了许多个弯子之后，终于停下不动了。他仍然闭着眼睛，缩在妈妈的怀里。忽然，母亲挺直身体听着，一个声音在叫：“贝亚特丽丝。”有人把车门拉开了。他觉得自己被人举了起来，接着被放到地上。由于没有依靠了，他便睁开了眼睛。他看到母亲正在跟一个男人接吻。司机早就不唱歌了。大街上空荡荡、静悄悄的。他定睛地望着他们，口中数着，计算着时间。母亲随后离开那个人，转身对他说：“里奇，这是你爸爸，快来亲亲他。”那双陌生粗壮的双臂再次把他抱起来。一张壮年人的面孔靠近他的脸，一个低沉的声音呼唤着他的名字，两片干燥的嘴唇贴在他的脸蛋上。他呢，却严肃地板着脸。

那一夜其余的事，他都忘记了。忘记了那陌生床上的被单，忘记了他曾极力驱散的孤独。那时，他睁大眼睛，试

图从黑暗中抓住某个东西，抓住一丝光明，抓住那象颗锋利的铁钉刺激着心灵的凄惶。“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塞秋拉沙漠上的狐狸象魔鬼一样的嗥叫。你知道那是为什么吗？是为了打破那使它们感到害怕的寂静。”有一次，阿德利娜姨妈这样告诉他。他很想大喊一声，让房间里有些生气，因为周围是死一样的沉寂。他从床上爬起来，赤着脚，半裸着身体，浑身在颤抖。他担心，如果有人突然进来看见他这样站在地上，他会感到怎样的难堪和慌乱呀。他走到门口，把脸贴到门上，结果什么也没有听到。接着他又回到床上，双手捂着嘴巴呜咽起来。当阳光照进房里，街上传来喧闹声时，他的两眼依然睁着，两耳十分警觉。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，他听到隔壁有动静：他们在低声交谈，传到耳中的是一阵阵难以猜测的沙沙声。接着是一阵阵笑声，一系列模模糊糊的动作声。不久，他听到了开门声和脚步声。有个人走到他的床前，一双熟悉的手把被子给他拉到颈部，他觉得有股热气喷到脸上，便睁开了眼睛，他看见母亲在微笑。“早晨好。”她温柔地说道，“你不亲亲妈妈吗？”“不。”他说。

“我本来可以去他那里，对他说，给我二十索尔。我想他会流出热泪的，说不定会给我四十或五十。不过，那就等于对他说，我原谅了你对我母亲干的那些事；也就是说，只要你多给我几个零用钱，你就可以去逛妓院。”阿尔贝托缩在几个月前母亲送给他的羊毛围巾里，嘴唇无声地翕动着。制服和一直戴到耳根的军帽难于抵挡寒气。他的身体对步

枪的重量已经习惯，现在几乎不觉得那有什么份量了。“去对她说，如果一个条件也不接受，咱们又能捞到什么呢？还是让他每个月给咱们汇点钱，直到他悔改认罪，重新回家为止。可是，我看她一定会哭的。她会说，还是象耶稣基督那样心甘情愿地背着十字架吧。不用管他过多长时间再和解了。这样一来，明天我可是拿不到二十索尔了。”按照军规，夜间值勤必须在所属年级的院落里以及检阅场上巡逻。可是他值班的时候仅仅在宿舍后面，顺着那保护学校主要建筑物的褪色高栅栏旁边走一走。从那里，穿过斑马条纹似的铁栏杆，他可以看到栅栏下面盘旋而上的柏油马路，以及海岸悬崖的边缘；从那里，可以听到大海的涛声；如果雾气不浓，还可以用锐利的目光认出远处拉普达温泉疗养院的堰墙，象一道防波堤似地伸展到大海里。向另外一侧看去，可以望见米拉芙洛尔区的扇形灯火，遮住了远处的港湾。他的家就在那里。值星官每隔两小时查哨一次。一点钟的时候，值星官发现他正在岗位上。可是阿尔贝托心里却正在盘算星期六放假外出的事。“大概总有十来个家伙作梦也在想着那样的电影吧。他们想看那些穿短裤的女人，那些雪白的大腿，那些肚皮，那些……于是，就会求我写小说，说不定会先付钱给我。可是，明天要考化学，我什么时间给他们写呢？为了那些试题，我得付钱给‘美洲豹’。除非巴亚诺肯提示一下，可是又得替他写情书；再说谁能信任一个黑人呢。他们也许要我代写书信，可是星期三那天大家就把最后几个钱花在‘珍珠’小店里和赌博中了，到了将近周末



的时候，谁能付现钱呢？如果挨罚留校的人当中有人托我代买香烟，我就先花二十索尔，然后再用代写书信或是编写小说的办法还账。要是在饭厅、教室或者厕所里捡到一个钱包，里面有二十索尔，我就有钱花了。要么现在就钻进三年级狗崽子们的宿舍，打开衣橱，找它二十索尔用一用；要么每只衣橱只拿五十生太伏，免得引人注目；只要打开四十只衣橱，不惊醒任何人，每只里面找五十生太伏就够用了。要么找个准尉，中尉也行，对他说，请您借给我二十索尔，我也想去那个‘金脚’女人玩玩；我已经长大成人啦。是谁他妈的在那里喊叫呢？……”

阿尔贝托迟疑了片刻才听出了那个声音，想起那是离他较远的另一个哨兵。他又一次听到了喊声，这一次声音更大。“那个士官生出什么事情了？”这一回他有些不安。于是，象站在拥挤的人群中那样，他抬起头向警卫室那边望去，看见了坐在板凳上的几个士兵和那个高举出鞘的剑，怒指浓雾和夜空的英雄塑像<sup>①</sup>。他想象着惩戒簿上自己的名字，心里迟钝地跳动着；他感到恐怖，舌头与嘴巴难以察觉地颤抖着；他看见不到五米的地方，正在他和英雄铜像之间，雷米希奥·瓦里纳中尉两手叉腰正在盯着他。

“您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中尉向阿尔贝托走来。后者从这位军官的肩上，仿佛看到英雄铜像的石头底座上有片藓苔染黑的污点；准确地

---

<sup>①</sup> 即莱昂西奥·普拉多将军的塑像。